

李品仙與安徽

賀恆仁

上任四把火掃陰霾

李品仙將軍於民國廿九年初，繼廖磊出任安徽省主席，當時他的官職是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豫鄂皖邊區游擊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中樞昇依甚殷，他個人亦全力施展抱負。俗語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一到安徽，便點燃了四把大火，那就是：

①扣辦三縣長，②通緝一專員，③封閉大別山日報，④改組動委會。

被扣押送法院審辦的三位縣長是立煌蘇雲輝，岳西黎炳松，六安軍國光。這三個縣在當時是安徽最完整的縣份，廖磊以廣西一流的幹部派充縣長，竟貪污走私有據。李品仙到任，立即下令撤職查辦，移送法院審理，這在當時對廣西幹部到安徽從政的人來說，真是當頭棒喝，最大的警惕。

安徽第四區督察專員盛子瑾，李品仙派馬驍亭去接盛的縱隊司令，盛懷疑第二步便是換他的專員，竟串通第八路軍新四軍彭明治張愛萍部，

中途多次予以襲擊，又圖將部隊帶往江蘇投奔韓德勤。盛的軍中已早為共黨滲透，甫下令開拔，即為共黨裏應外合全部解決整編，盛子瑾隻身逃出。李品仙極為震怒，乃下令通緝。

大別山日報為安徽省政府機關報。廖磊主席師承桂系聯絡共黨及各黨派人士作風，派廣西人馬起雲為社長，馬為共黨份子，態度顯明為共黨宣傳，並詆譏中央，安徽省政府對之竟亦視若無睹，照常供應經費。李品仙到任，揭發擁護中央、抗日、反共，下令將大別山日報封閉，社長馬起雲，連夜逃往新四軍控制區。

動員委員會名義上是動員民衆抗日，實際上是拿了安徽省政府的錢，幫助共黨活動，壯大共軍組織，宣傳毛澤東的「持久戰」、「統一戰線」，這個組織是安徽使用經費最多的，等於第二個省政府。各縣有縣動委會，指揮抗日救國直屬及委託工作團，深入民間，等於在為共產黨做組織宣傳工作。動委會實際負責人為秘書長朱子帆（中共渡江解放安徽功臣），朱蘊山為組織部長（民革李濟深副手），宣傳部長朱新民（民盟幹員）。在動委會之下，全安徽全紅雲籠罩，陰霾滿

天，山雨欲來。共產黨調出劉少奇為華中局長，長駐洪澤湖畔，十八集團軍參謀處長彭雪楓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長，盤踞蘇皖豫邊區一帶。原紅七軍長與廣西關係深密的張雲逸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主任，駐立煌辦事處主任。原紅三軍長羅炳輝為新四軍第三支隊長，所部出沒於皖中、皖東一帶。共黨動用了這麼多幹員，就是想把安徽建立成第二個陝北根據地。沒想到他們操之過急，把廖磊逼得高血壓升高遽逝。李品仙來到一看大勢不對，便下令把動委會名義保留，機構撤銷。所有人員，全部集訓。這四把火真是把當日安徽滿天陰霾，一掃而空。

作風迥異桂系生疑

李品仙在北伐之前，為唐生智的部下，一度任唐生智的副手，唐生智擁汪精衛反蔣，李與唐意見相左而去職。李宗仁、白崇禧拉李品仙建設廣西被列為「桂系」。實際上他和蔣介石先生彼此都留有良好印象。所以他出主皖政，在作法上，是迥異於「桂系」。因為當時「桂系」所採的路線是自成體系，接近共產黨，拉攏各黨各派。

在廖磊主政時，人事由李宗仁一手安排。民政廳長陳良佐，態度左傾。財政廳長章乃器，為共黨同路人，「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省府會議席上，公開詆譏中央。對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批評指謫，信口雌黃。李品仙迥然不同，省府人事，完全以公正自主的獨特意見，請中央有關人士介派。陳良佐立即調回廣西，章乃器因按月補助新四軍五萬銀元為方治密向中央舉發去職；財政廳長由財政部介派桂競秋充任；省府委員萬昌言，係張治中推介；張宗良係陳誠推介；委員兼教育廳長方治留任。省黨部改組由李自兼主任委員，當時李品仙還和劉真如主委協調，請劉任省府委員，仍兼省黨部委員，李品仙本人為中央委員兼主任委員，劉真如在名義上委曲些，以省府委員兼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實際仍負責省黨部工作，此案未為劉真如接受而作罷。

李品仙到任後因方治為當日CC八大幹部之一，劉真如亦為中央黨部關係，對方治、劉真如殷殷致意。方治廳長老太太時亦住立煌，李在春節中對方、劉均致贈為數頗大之節儀；對方老太太致贈節敬二千元。均為方、劉婉謝。這些消息，為李宗仁、白崇禧知道了。於是立煌突然無中生有傳出方、劉將聯合廿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省委張義純，安徽人要聯合驅逐李品仙之謠言，甚囂塵上。由此方、劉外出，路經哨卡，竟經常遭檢查扣留，隨從衛士繳械後再放行情事，而且在山下路上行進時，附近山頭上常常發現有冷彈射擊，彈頭落於驕馬附近。有一次週末方廳長家中，自家人正在玩家庭麻將，警備部竟派參謀率兵一排

，強行搜查，所有文件衣物，全部翻開檢查，至天明聲稱：「奉命行事，請原諒」。這位參謀平日對方必恭必敬，今竟一反常態；方、劉曾以此情形質之李品仙，李滿臉陪笑，保證嗣後決不致再有類似情事發生。實際上，李在安徽所兼領之廿一集團軍，乃廖磊舊部，對方、劉所為，乃李宗仁、白崇禧暗中命令「桂系」下級幹部所為。方、劉遂誤會李品仙有意對之威脅，先後辭職返回重慶，與李結下怨隙；從此重慶、京、滬、安徽人士之倒李驅李，根源由此而起。李品仙吃了一夾心餅干，如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從此只有迫不得已，身不由己跟着「桂系」走了。

方希孔(洽)、劉真如受了委曲，理直氣壯的離開安徽。但是蔣委員長內心寄予他們的希望，是希望他們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做蔣委員長和李品仙中間的橋樑。把李和蔣先生的關係拉近，團結中樞的力量，減少政治困擾。這個希望落空了。在失望中據聞在陳立夫向委員長請示以方治任教育部次長時，委員長說：「他們太不能體念我的苦心了」。因此方治的次長任命落空，在冷板凳上坐至抗戰末期，始發表為重慶市黨部主委；劉真如則一直閒散，勝利後始回安徽仍任省黨部主委。

儒將風度四平八穩

方治、劉真如去職後，教育廳長由萬昌言兼任，財政廳長章乃器去職，中央調派貴州人楊憶祖接替，旋又派桂競秋補充。建設廳長蔡瀨廣西人返回廣西，李以湖南幹部蘇民補充。幹部調配

，從容裕如，當時政界流行一打油詩曰：
 楊花零落桂花香，蔡子黃時綠葉長；
 萬里歸來風滿面，方知宦海亦滄桑。

楊即指楊憶祖，楊去職匆匆，攜眷返渝，途經三峽，遭日機轟炸，情況甚慘，故有寥落之語。蔡為蔡瀨，蘇為蘇民，是當時政界紅人。萬昌言以省委去皖東視察歸來，兼長教廳，春風滿面之感。言外之意，亦充分影射流露李品仙主皖，實具儒將氣度，四平八穩。

李品仙反共態度堅決，到任伊始，即授意嫡系幹部省黨部委員兼皖報社長楊績孫發表社論：「動委會為抗戰建國而設置，一切動員工作，應確實依據抗戰建國綱領最高決策而動不可盲動，更不可亂動，否則將依法懲處。」態度嚴正，對共黨及左傾份子提出警告。共產黨及左傾份子，頓時大驚失色。陳良佐、章乃器、朱蘊山、周新民等紛紛走避他處。新四軍江北辦事處主任兼駐立煌辦事處主任張雲逸，不打招呼，悄悄溜走，李品仙派員前往約見，已人去樓空。大別山日報社長馬起雲，一看情勢不對，逃之夭夭。省財政廳直屬檢查總處處長祝青備，把一半以上的分處主任陳國樑、陳國穆、陳友生等十多人，整批送去洪澤湖，投奔劉少奇去了（此批人員後來在陳毅主持上海市政時，均任中共華東財經高幹，現均在國務院任職。）廣西學生軍團，李品仙集合起來，一次訓話，夜間便大批集體逃去。其他如動委會所屬青抗、婦抗、各縣動委會及工作團等，在共黨推波助瀾下，大批人員集體分批逃往共區。

李品仙反共清共的作法，表面上因有人離職投共使共黨添加了一批黨徒。實際上，這些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如繼續潛伏在我黨政軍各機關及部隊中發生腐蝕作用，較之逃去明顯增加共黨力量，為害尤甚。

反共剿共棋高一著

李品仙在安徽揭發反共，實施清共，與新四軍的皖南事件，早三四個月，可謂相互呼應。使共產黨開關第二個陝北根據地計畫，全部落空。所以共產黨內心對李品仙是異常痛恨的。因此李的清共工作剛剛告一段落，陳毅由皖南轉進到蘇北時，盤踞在皖中、皖東及皖東北地區的新四軍部隊，對地方政府及李品仙所統率下的國軍，即作有計畫的大舉進襲。李品仙除從容指揮所部，展開反擊外，他接受了中統局派在安徽負責人李仁甫的建議，採「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作法，以政治感訓為主；在立煌金家寨西、洪家灣洪家祠堂設一「特種訓練處」，經費由省政府支付，人員由省黨部、中統局安徽調查室調派，通令各部隊各地方政府（包括鄂東、豫南在內），將所俘獲緝捕之共黨份子，一律解送特訓處，施以說服開導及感訓工作。特訓處長由省黨部書記長卓衡之兼任，實際由中統局秘書洪吉嵐負責。（洪來臺後曾任海員黨部委員）各地送來問題人物，一律由審訊科施以開導說服，清理其組織關係，發現真誠悔悟後，即移赴訓練科感訓一至三個月，最多五至六個月，在其政治見解信念導入正途後，即由特訓處，按其能力介派至黨政軍各單位

工作。實施以後，成績斐然，大批人員於幡然悔悟後，均能重新做人，步上抗戰建國工作崗位，貢獻其能力，各界在共黨惡意中傷宣傳下，多有誤解。後在事實證明下，均一改風評，大為讚賞。特訓處成立於民國廿九年七八月間，六個月後，即有大批新生人員，投入抗建陣營。各界人士的看法觀念改變後，多自動勸導共黨份子前來接受訓練。受訓人員亦從無有所謂「二進宮」、「回籠」，以後投入共軍情事，這對共黨的鬥爭，可謂棋高一着；亦為共黨最視為頭痛的作法。

此組織成立二年後，中央乃有類此性質之青年服務團之成立，負責人為康澤，特訓處隨併改名為安徽分團，經費改由中央第七軍需局支付。李品仙的政治作法，在對共黨鬥爭上，掌握了「政治為主，軍事為輔」、「化阻力為助力」的原則，在對國策執行上，尤能洞燭機先，受到中央的認同與贊許。

轟動山城的老三姐

「特種訓練處」自開始到結束，僅處決過一個共黨份子，那就是轟動山城的老三姐事件。這位老三姐是經合肥駐軍，在一個反正自首的高級共黨人員的指認下逮捕的。她年四十五歲左右，小脚、面目黧黑，不識字，農村婦女裝束，矮瘦身材，操皖西鄂東邊界口音。經多次訊問，她承認是共黨豫鄂皖邊區地委。是這地區的最高負責人，任務是到這地區視察工作。問她那個指示眼線的人怎麼認識她的，她說多次檢查他的工作，和他在組織聯絡上不祇一次。要她交出

聯絡機關和組織。她也表現得很合作的樣子。首先她說共黨總機關在立煌戴家嶺「大觀園」飯店，機關負責人是「大觀園」廚師，胖子，大眼睛，合肥人。經理汪道陵負責交通，那裏面的人個個都有工作關係。面貌特徵，環境形態，敘述的清清楚楚。立煌警備司令部和保安處依據資料復查，所述完全符合。在一個例假日的上午開始行動，這一次的大規模逮捕行動，使當日安定很久的山城，大為轟動，人人奔走相告出了大事。當夜將一批人送到特訓處和她對質，原來她確曾多次住過他們的飯店，和他們個個都熟，個個都對她探親訪戚的一片說詞，耳熟能詳，問她何故誣陷這些人，她承認是不願交出真實組織，故而以此抵騙。這些人立即當夜釋回，老三姐又說在立煌金家寨東南方山峯上一株高樹下有個小廟，是她們開會的地方。裏面有電臺，山下有一農舍，居民為交通聯絡機關，按圖索驥，一點不錯。小廟上確架有天線，乃小廟老道人聽收音機所用。農民和老道與其確甚熟，多次見面。又被誣陷。

最後老三姐說：「你們不用問了，我是決不會說的，因為我們和周恩來、張國燾在一起，都發過誓的，要說出來要被天打雷劈的。」再問，還是這些話。後來因為她對大別山腹心地區太熟，在此地區領導工作太久，合作覺悟的可能已經絕對絕望，留下她對大別山軍事威脅為害太大。李品仙乃斷然決定，予以格斃。這就是所謂「紅色屠場」所屠殺的惟一的一個共產黨。

綏靖山區根絕匪患

李品仙堅決反共，他接受中統局安徽負責人的建議，大股匪由國軍剿，散匪的清理，由廿一集團軍撥一個團的經費械彈補給，人員由安徽省調查室物色，編成三個大隊，名為「綏靖團」，副團長由廿一集團軍指派，僅負責補給，團長由安徽省調查室主任兼，實際負責工作指揮，配合縣、鄉、地方調查組織人員對匪徒進行策反及消滅工作。任務達成，立即解散。「綏靖團」由成立到遣散，前後只有兩年多的時間，對大別山根據地偏僻深遠山區，由廿三年以迄抗戰開始後所殘留的共軍，實行清剿確實做到了「立竿見影」殲除根絕的效果。直到抗戰勝利，大別游擊根據地裡，祇聞有小偷，沒聽說有盜匪，更沒有共軍證據。

廣西李宗仁治理安徽的基本原則，就是安徽人不能組織軍隊，抗戰開始，曾由五戰區長官部派出常恆芳、余亞農、許志遠為軍事特派員，組織游擊隊抗日，他們和廣西有歷史關係是例外，柏文蔚想動員卅三軍的幹部，組軍抗日，中央嚴令不准。中央委員邵華返回家鄉穎上縣，和淮上親友聯絡，準備動員，受到警告繳羽西去。其他在中統局組織下以軍委會第六部戰地特種工作團名義，發動武裝，各縣組織已具雛形，廿一集團軍，和安徽省政府嚴令禁止，且透過行政組織，紳商地方人士，口頭警告。各負責人士，乃相率隨政府西去。軍統局在合肥地區人士，不願接受警告，竟遭強制執行，繳械解散。李品仙竟能出錢、出槍，要安徽人組織堅強的一團軍隊，完成任務以後，立即遣散，其作法為「桂系」所未有

，他能拿得起，放得下，乾脆漂亮。

訓練幹部利弊互見

廖磊和李品仙都是師承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廣西的一套作法，可謂原封不動的搬到安徽來。廖磊時期成立了幹訓班，李品仙來了易名為幹訓團，並在各縣亦設幹訓所，形成由省到縣到鄉鎮、保甲。管、教、養、衛政令體系，井然有序，如指使臂。安徽省政令之貫徹為鄰省所不及。惟過於依重幹部，下級產生迎合媚悅上級心理，廖磊逝世，幹訓生輓聯：

死漢奸，死走狗，為何死我班主任，愛國家，愛民族，尤其愛我幹訓生。

李品仙接任主席後，幹訓生省聯絡處負責人蔣義民赴皖北各縣視察，道經各縣，縣長率黨政軍官員迎候，恭謹逢迎有似專制時代之欽差大臣。蔣義民自詡攜有「尚方寶劍」凡事可先斬後奏，路人為之側目，敢怒而不敢言。桂系人治理安徽，廣西人有優越感，政治廣西的後面，有軍事廣西的靠山。李品仙到任下令扣辦的三個縣長，送法院審理判刑。在李品仙到任後第一次出巡離開省垣的當夜，法院看守所的警衛被繳械，竟把三位廣西籍的縣長劫走了；以後一七二師師長龍武功轉任合肥縣長，也是貪污有據，法院審理判刑；在由六安解赴合肥中途，被不明武裝劫走。這些事件都氣得李品仙大發雷霆，拍桌大罵，但色厲內荏的無力感，只有自己明白。

日軍乘機竄擾立煌

民國卅一年元旦，李品仙正奉令去西安出席軍事會議，會後和委員長同機赴渝，便道去皖南視察，再潛渡長江，返回立煌。

李品仙公出期間的軍事指揮官代理人是廿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張義純，廿一集團軍參謀長陸蔭楫是廣西的嫡系幹部，與白崇禧甚為接近，是大別山區廣西部隊的實際指揮人。日軍對大別山游擊基地用兵，在西安軍事會議中，已有討論，研判時間在一個月以後。雙方調兵遣將，各有佈署。這時陸蔭楫離開總部，到皖中前方佈署，配屬總部的三個軍：計第七軍駐皖中皖東，八十四軍駐豫南，三十九軍駐鄂東。第七軍和八十四軍都是廣西部隊，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安徽人），為配屬五戰區部隊。劉與張義純同為合肥人，且係至親姑表兄弟，但情感不諧，甚少往來。日軍準備進犯大別山的指揮官，原定駐防武漢司令官兼第十一軍長塚田攻中將。在作業剛完成時，塚田攻帶着高級參謀人員，由武漢乘機東下，經過安徽湖北交界處宿松太湖上空時，飛機低飛被我一三八師部隊以捷克式步槍，擊中螺旋槳，飛機墜落焚燬。機上日人全部燒死，日軍塚田攻中將在內，後追贈大將，駐軍檢獲殘餘文件圖表知為塚田攻進犯立煌作業。在敵機被擊燬之次日，鄂東各地敵軍，全面向我軍出擊，英山、太湖、黃梅、宿松先後棄守，第七軍和二十九軍正面都和敵人陷入激戰及膠着形勢。廿一集團軍的三個軍都在立煌外圍各據點與敵軍交戰。

這時攻佔湖北英山的日軍，找到一個紅四方面軍的交通幹部，熟習立煌周圍交通孔道捷徑。

帶着日本人，直撲滕家堡左傍的青苔關繼續前進，距立煌只五十華里。這時立煌總部控制下的兵力，祇有立煌警備司令楊劍奇的一個團。除了保護總部撤退外，無法抽調兵力抵抗，筆者當時就學安徽學院，上午八點參加飛機場的慶祝元旦大會，聽到代總司令張義純說：「日本人離此還有八十多里路呢？不要驚慌。」在場的黨政軍界人士問總部的參謀，那個部隊在堵擊？得到的答復是：祇有駐潛山的一個團，距立煌最近，兩天前十萬火急電令陸參謀長率衆抗敵，迄無動靜。大家慌了起來。我們由立煌趕回學校，準備逃跑。我親見學校旁戰幹團受訓的一百多名軍官把槍掛在竹扁擔上，擔着行李，開上日軍來攻必經要道長春嶺，去阻擊敵人；指揮官是中將教育長陳啟將軍。日軍當夜到了長春嶺下，第二天一早進入立煌，祇有那一百多位軍官放了一百多槍。

陸參謀長帶着一個團，在立煌失守的第二天，趕到葉家集裏面的寒風嶺下。這是真正截擊敵人的好戰場，好機會，可惜情勢不同了。合肥、光山、羅田、太湖的敵人大量增兵，虎視眈眈，如果這一股敵人堵住，四週的敵人力勢必突入搶救，一場大會戰，決不是廿一集團軍能應付裕如的。因此祇有眼看着日軍，由青苔關來，進入立煌，穿過青風嶺，寒風嶺，出了大別山，安全回到河南光山歸隊。

事後安徽人攻擊廣西兵，一槍不放了立煌。不過在日軍進入青苔關後，卅九軍立刻把後路斷絕。鄂東和皖中的新四軍很想乘虛而入，佔據這個基地，廿一集團軍大別山外圍據點，嚴密封

鎖緊的，日軍沒敢久留，新四軍企圖未逞，幾個月後，立煌又回復舊觀了。

民國卅三年以後，美軍在太平洋反攻，海軍空軍連戰告捷。整個世界戰局，盟軍已勝券在握。國內的情勢，國軍尚未能獲得盟軍充分援助和裝備。李品仙仍率領所部艱苦奮鬥支持戰局。

升任第十戰區長官

平漢線被敵軍打通後，在平漢路以東，原設有兩個副長官部兼游擊總部，一是第一戰區副長官兼蘇魯豫皖邊區游擊總司令湯恩伯，駐河南葉縣。另一個便是李品仙。當時按防區大小，統屬部隊多少強弱，以及中央的任務輕重上來說，在平漢線以東，成立一個司令長官部，司令長官非湯恩伯莫屬。無如湯恩伯自南口一戰，新聞渲染太大，盛名之後，一直未再有所表現；尤其是他進入蘇魯豫皖邊區後，向民間漫無限制的徵發，民怨沸騰，而且軍紀蕩然，人民最爲怨恨。最高當局就湯恩伯與李品仙兩軍的作爲評斷，認爲李品仙七年抗戰，較之湯恩伯成績優良，特升任李品仙爲第十戰區司令長官。

李品仙於民國卅四年元月，就任第十戰區司令長官，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廣播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當時距離首都最近的國軍單位，爲李品仙派駐皖東古河鎮之一七二師師長李本一。李本一於日本宣佈投降之次日，由古河挺進至滁縣，當夜登津浦路火車，抵達浦口，向長官部請命，光復首都。李品仙復電稱：「本戰區範圍爲長江以北，首都位長江以南，非

本戰區作戰範圍，希率所部止於浦口，不得渡江。」後又恐李本一頑忽，又一再電令嚴諭。是時僑政府陳公博以下的歡迎行列，已屬集下關，代表過江促駕，謂遺民淚盡胡塵八年，渴望一睹國軍威儀。李本一怦然心動，當電呈李品仙曰：「職率部停軍江北，國父寢陵，蒙塵八年，隔江在望，自應趨謁，謹電奉陳備查。」不待回復，即自行以謁陵爲名，渡江接受歡迎，實際自排長以上，人各包車一部，浩浩蕩蕩直趨中山陵，而後進入市區，接受首都同胞揮淚鳴炮夾道歡迎。後此案由總監部審決判刑，發監執行。軍長鍾紀（廣西籍）奉令率部出關，面謁先總統蔣公，請釋放李本一隨軍立功，得蔣公允准特赦。

資助安徽流亡人士

李品仙於抗戰勝利後，長官部撤銷，軍隊交給夏威，成立第八綏靖區，李本人專任省府主席，直至民三十七年離開安徽，爲時九個年頭，安徽旅居重慶、南京、上海同鄉，曾多次有反李表示，均經溝通協調化解結束，李之一生黃金時代在安徽，他的事業重點建樹亦在安徽。大陸撤退前，李品仙由華中副長官轉任廣西省主席，並兼負綏靖工作，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是時共軍渡江，安徽已被共軍攻陷，安徽人士經由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入廣西者，爲數不在少，輾轉流亡，經濟困窘，李品仙及所有廣西人士，對安徽逃向廣西者，一體禮教有加，要工作立即送上派令，沒有川資立即奉上旅費，真是賓至如歸，患難見交情。